

城堡的守護者（下）

吳欣曄

登上法蘭西斯一世側翼一樓中段的迴旋梯，推開厚重的大門，觀光客彷彿化身為受邀至皇室參觀的嘉賓，無論公、私領域，都能恣意地窺其究竟。若是在特定時間進來，還有城堡專屬解說員（guide conférencier）為大家導覽講古，解開潛藏於皇室展間的各個符碼，述說皇室成員的奇聞軼事。然而，這裡總不是自己的家，不能事事為所欲為，展間人員尤其會在這裡上緊發條，注意是否有不合規定的賓客，並上前告知該遵守的參觀禮儀。這一層不像其他樓層只有一位展間人員，這裡有兩位，分別職守皇室公領域國王議政廳與皇室私領域皇后閨房，瞻前與顧後。畢竟這一層如果觀光客太多、太吵雜，可是會影響整棟法蘭西斯一世側翼的

參觀動線與觀看品質，甚至稍一閃神，沒注意到有觀光客恣意觸碰貴重古物，警報器就會響起，因此這裡的工作人員總是戒慎提防著。

國王議政廳

這一樓層時時刻刻充滿觀光客，唯有一早九點還沒有遊客進城堡時，我又剛好在這裡開啟一天的工作，就能在繞完二樓的動線把每一展間的門都打開後，回到駐守點欣賞建築雕飾、閱讀介紹立牌上的文字。二樓的大門推開後即為展間⑥：國王議政廳（Salle du roi）（圖一），這個空間很大，議政廳的壁飾與雕塑與一樓的石刻儲存



圖一：國王議政廳（Salle du roi）

室截然不同，無論室內色澤與裝飾，細緻吸睛，每每看到走上來的觀光客都是帶以讚嘆的表情。十九世紀末國家建築師杜邦（Felix Duban）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用色與建築風格進行考古研究之後，恢復十六世紀初法蘭西斯一世問政時的空間原貌，國王議政廳是文藝復興時期最為公開的皇室空間，有多元用途：除了是法蘭西斯一世的用餐場合、接見官員與外賓的空間，也是展現國王能力與皇家富足的公領域，像是皇室象徵、掛毯、雕塑與肖像、騎士戰器等等，可見一斑。

才十八歲的法蘭西斯安古蘭（François d'Angoulême）於1514年娶了遠親路易十二與安娜布列塔尼的女兒—克勞德公主（Claude de France）。她沒有任何兄弟繼承王位，便順理成章地繼承布盧瓦城堡與北方布列塔尼。法蘭西斯安古蘭搬進公主的出生地布盧瓦城堡並登上王位後，又名為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er}）。距他登基至今剛好500年；因此，羅瓦河谷地方觀光局（la Mission Val de Loire）將去年定為「1515-2015 法蘭西斯一世：羅瓦河谷文藝復興年」（1515-2015-François I^{er}, la Renaissance en Val de Loire），羅瓦河流域城堡與古蹟有一系列相關的歷史文化活動。1515年，他開始在布盧瓦城堡興建法蘭西斯一世側翼，歷時三年（1515~1518）。在國王議政廳左手邊的煙囪上，有兩隻象徵皇室的動物圖騰：左邊為象徵法蘭西斯一世的火蝾螈（salamandre）、右邊則是象徵克勞德公主的貂（hermine，繼承了母后安娜布列塔尼來自北方的動物家徽）（圖二）。火蝾螈以火攻擊的能力代表武力強盛，作為王的象徵，此外還有皇室圖騰百合（fleur de lys）與文藝復興初期的貴族象徵物貝殼（coquille）；貂皮潔白代表純潔，作為后的象徵，天花板也繪有這些皇室徽飾。煙囪下的壁

爐也有另一動物徽飾，剛開始工作的第一個禮拜曾有觀光客問我那代表哪個皇室貴族，當時沒有做足功課，就這樣被考倒了，只能跟他說：「抱歉，我不太清楚，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可以詢問城堡的解說員。」問了其他同事後，原來這隻



圖二：皇室的動物圖騰—象徵法蘭西斯一世的火蝾螈（salamandre）、象徵克勞德公主的貂（hermine）

「遺憾天鵝」(cygne navré)，即被箭穿過身體的天鵝(le cygne transpercé d'une flèche)，是法蘭西斯一世母親露易絲薩瓦(Louise de Savoie)的代表物，作為思念亡夫(Charles d'Orléans，法蘭西斯一世之父)的遺憾之愛。在煙囪旁有一張國王專屬的皇位，附有頂篷，充滿了金黃百合這皇室圖樣，法蘭西斯一世會在此用餐。這個皇位是可拆式的，也就是說，如果國王要到其他城堡住上幾天，他的隨從就會將皇位拆卸裝箱帶著走，當時很多皇室物件都是跟著國王走，像是掛毯(tapisserie)，冬天較冷時，就掛在四周牆面上，用來避寒，直到路易十四之後的掛毯才成為固定式，永久嵌於牆上。而當時，想要用酒水毒害國王是很困難的事，因為酒水都會經由設計過的器皿事先檢查，這類器皿多由蛇嘴或獨角獸的頭角製成，據說有毒物質經過會變換顏色。再往右手邊看，有一張西班牙製的木雕辦公桌，充滿小抽屜的設計，在當時放置重要文件，抽屜都有上鎖，相當精緻。

展間右手邊的空間除了有另一面雕飾著國王與皇后名字開頭大寫F與C的煙囪外，還擺了法蘭西斯一世的騎士戰服與戰器，法蘭西斯一世是法國歷史上出了名的皇家騎士，剛上位的他熱愛南征北討，尤其是義大利米蘭東南方附近Marignano一役戰勝後(舊義語：Marignano，現為：Melegnano)，成功奪回曾祖母瓦倫汀(Valentine Visconti)於米蘭的領地。然而，皇后克勞德的生活品味不在此，她自小身體羸弱、喜好文學藝術，不愛武器、打獵、征戰，國王還在位期間她就過世了，國王不守寡的，直接再娶奧地利伊利諾公主(Éléonore d'Autriche)。而展間旁的戰器都是十六世紀初的真品，經過的男士們，無論大人小孩都想伸出鹹豬手摸上一把，此時就會被眼尖的工作人員出聲制止：「請勿觸摸。」(Pas de

toucher, s'il vous plaît.) 通常大人都會對我們露出尷尬的笑容，說聲抱歉；然而，小孩就有不同的反應了，不是害怕地瞪著我們不敢再碰，就是想要繼續以身試法故意再碰，然後被尷尬不已的家長制止。有些孩子會乖乖地不再亂碰，但有些年紀真的非常小的，會坐在地上大哭，這時他們的父母跟我們的表情都顯示為無奈與攤手。

瓦洛廳

再往前走向下一展間⑦：瓦洛廳(Salle des Valois)，這裡是擺放法蘭西斯一世眾多收藏的公開空間，他不只是一位博學的君主(是他使法文自十六世紀開始成為歐洲文學的官方語言，與拉丁文並駕齊驅)，亦是藝術的捍衛者、無法饜足的收藏家。熱愛文藝復興時期的思維，即「重新探索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藝術與神話文學」，法蘭西斯一世從北義將此概念引進法國，也在法國接見了許多義大利藝術家，像是授權藝術家達文西(Léonard de Vinci)到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設計著名的雙螺旋梯，並把昂布瓦茲(Amboise)附近的克洛呂茲城堡(Château de Clos Lucé)送給他，達文西晚年也在此長眠；法蘭西斯一世也在巴黎近郊的楓丹白露宮(Fontainebleau)接見善於運用色彩的佛羅倫斯畫家羅索(Rosso Fiorentino)，並以出資者的身分贊助眾多藝術家到楓丹白露創立藝術學院以進行創作。因此，這個展間可以看到文藝復興時期雕塑品的用色(黃、藍、白為主)，還可以欣賞到多幅文藝復興畫家的複製品，像是知名的神話故事歐羅巴的掠奪(L'Enlèvement d'Europe)(圖三)、達文西的學生臨摹其畫作施洗者約翰(Saint Jean-Baptiste)。

除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收藏品，這個展間擺放



圖三：上圖為法蘭西斯一世在楓丹白露宮（Fontainebleau）接見佛羅倫斯畫家羅索（Rosso Fiorentino）與下圖為畫作「歐羅巴的掠奪」（L'Enlèvement d'Europe）

了七位國王肖像與當時的錢幣展示，讓觀光客對歷任瓦洛王朝國王的外觀有印象，依序為路易十二（Louis XII）、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er}）、亨利二世（Henri II）、法蘭西斯二世（François II）、查理九世（Charles IX）、亨利三世（Henri III）與亨利四世（Henri IV）。解說員多會停留在此講古：瓦洛王朝的第一任國王為路易十二，因為路易十二與皇后安娜布列塔尼沒有子嗣，只好讓女兒克勞德公主與遠親法蘭西斯一世政治聯姻。法蘭西斯一世辭世後由兒子亨利二世繼位，雖然他與當時義大利佛羅倫斯知名商賈家族的凱薩琳麥迪奇（Catherine de Médicis）政治聯姻，凱薩琳還替他生了十個孩子，但他的最愛還是來自

法國帕提耶的黛安娜（Diane de Poitiers），亨利二世原本將知名的雪儂梭堡（Château de Chenonceau）送給情婦黛安娜，但對黛安娜恨之入骨的凱薩琳在亨利二世意外過世後，便處心積慮想奪走雪儂梭堡，於是以羅瓦河畔另一腹地較小的修蒙堡（Château de Chaumont-sur-Loire）與黛安娜交換，面對皇后，情婦怎有說不的權利。亨利二世有三個兒子，接著繼位的是年僅十六歲的法蘭西斯二世，與其政治聯姻的皇后為來自蘇格蘭的瑪麗史都華（Mary Stuart d'Ecosse），然而他在位只有幾個月就死了，只好由年僅十歲的兒子查理九世繼位，政治聯姻對象為來自奧地利的伊麗莎白（Elisabeth d'Autriche），儘管查理九世在位十多年，但也於二十四歲英年早逝，只好由最後一個兒子亨利三世繼位，據說瓦洛王朝歷任皆是政治聯姻，唯有亨利三世與來自洛林的皇后露易絲（Louise de Lorraine）是真愛，亨利三世最終因新舊教之爭被刺殺身亡，瓦洛王朝已經沒有男丁了，只好由來自波旁王朝的遠房表弟亨利納瓦（Henri de Navarre）與凱薩琳才貌兼具的女兒—瑪格麗特公主（Marguerite de France）政治聯姻，亨利納瓦更名為亨利四世，然而亨利四世並不愛瑪格麗特，與她也沒有任何孩子，他再娶了佛羅倫斯的瑪麗麥迪奇（Marie de Médicis，凱薩琳麥迪奇的遠房堂妹）為后，生了兩個兒子，即未來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與加士東奧爾良（Gaston d'Orléans），瓦洛王朝在皇室血脈中斷後便告終而改朝換代了。從王與后過往的愛恨情仇回到現實，展間裡的錢幣都是真品，儘管放置錢幣的玻璃窗有上鎖，館方還是設了多層防護，像是只要輕微碰觸就會異常敏感的警報器，每周至少作響三、四次，不只會嚇到多數無辜的觀光客，沒有注意到有觀光客誤觸警報的工作人員也是膽顫心驚啊！

皇后藝廊

從小門左轉進展間⑧：皇后藝廊（Galerie de la reine）（圖四），這裡除了是皇后凱薩琳麥迪奇的收藏展間外（今日作為人物畫展間），也是連結公領域與私領域的通道，作為接待其他王公貴族、晚宴（舞會、音樂會）或加冕儀式（*apparat*）的場合。地板磁磚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藍，建築師杜邦將此展間修復得很亮眼，趁著遊客比較少的時候，同事Patrick會故意問我問題：「考考妳！」我都會回答：「儘管考！」還沒把各展間作品摸透的我很多次都會被考倒，畢竟他已經在此工作好多年了。問題像是「在這展間展

示的是什麼樂器？」我直接回答：「鋼琴。」沒有意識到答案不可能那麼簡單的我完全答錯，原來那不是鋼琴，而是「大鍵琴」（*clavecin*）（圖五），玩法則是要把琴鍵彈撥起來的，琴鍵還是木製，我真是有眼不識極品。另一個問題則讓我思考了老半天，「這個展間右手邊牆上的畫作，畫裡的女性是誰？」又被考倒了，若是問我展間左手邊的人物畫作，我還略知一二，幾乎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學者，像是陳述此中心思想「我們並非生來就是人，而是成為人」（*On ne naît pas Homme, on le devient.*）的義大利哲學家伊拉斯莫思（*Érasme*）、撰寫神曲的義大利文學家但丁（*Dante*）、捍衛法國文學的薔薇詩人洪薩



圖四：皇后藝廊（Galerie de la reine）



圖五：大鍵琴（clavecin）

(Pierre de Ronsard) 等等，正前方的法國國王人物畫像也算簡單，但右手邊那一幅真的太難，畢竟這幅畫作沒有介紹立牌！原來Patrick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誰，剛來工作時，他說他問了解說員，無從考證的一張畫作，解說員也只能說是位貴族女孩，所以答案就是某位貴族。問題又如「為何這展間地板的磁磚有幾塊的藍跟大多數不同？」嘿！這次考不倒我了，少數的藍磁磚顏色較暗，是最初十九世紀末建築師杜邦修復的，大多數的藍磁磚則是2000年再翻修的，因此顏色不同。在這裡工作，真的還是要多看多問多做功課啊！

后之衣帽間

前往下一個展間⑨：后之衣帽間 (La garde-robe)，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歷任皇后更衣的空間，自安娜布列塔尼開始就有女侍協助更衣，到凱薩琳麥迪奇時協助更衣的女侍達兩百人，皆是萬中選一才貌兼具，她所創立的這群女侍團 (escadron volant) 還有另一個重要功用，以才貌接近重要朝臣當間諜，竊取重要訊息，所謂的美人計啊！然而，今日在這個小空間已經看不到她們的華麗衣裳，只有幾幅歷任皇后的人物畫與肖像，像是體弱多病的克勞德公主、年紀輕輕就守寡的瑪麗史都華（當時法國守寡是披白色頭巾，直到下一任皇后凱薩琳麥迪奇帶進義式的黑色守寡服儀）、又名瑪歌皇后 (la reine Margot) 的傳奇人物瑪格麗特公主、牽著小小路易十三的瑪麗麥迪奇 (圖六)。最後一幅有路易十三跟瑪麗麥迪奇的人物畫總是吸睛，一開始大家都會以為瑪麗麥迪奇牽著一位小女孩，但明明畫上有寫這是剛滿27個月的小路易十三，原來法國皇室傳統會給七歲以前的小男孩穿裙裝，這真是太特別了，也難怪法



圖六：牽著小小路易十三的瑪麗麥迪奇

國歷任國王的穿衣風格與品味如此特殊，尤其是太陽王路易十四！這裡還有幾幅畫展示文藝復興時期的女性如何美白（文藝復興時期的女生認為古希臘羅馬的女性有金髮與白皙的額頭是美麗的象徵，我心裡偷偷說原來種族差異這麼早就開始了），當時沒有面膜，只能以萊姆汁或蟾蜍血自

製美白霜，有英美人士看到介紹立牌還跟我確認真的是蟾蜍嗎？我們查證單字後只能一起做出驚訝與不可思議的表情！

皇后閨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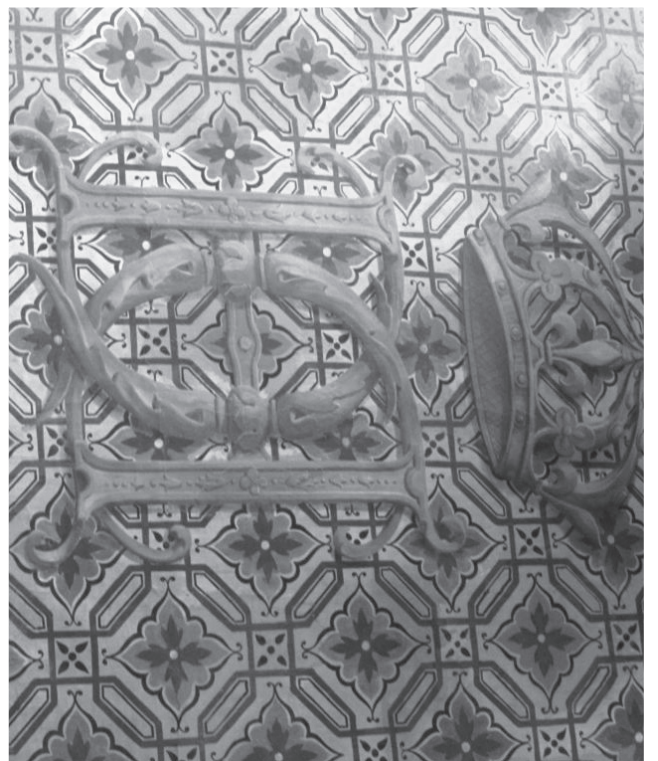
重頭戲在展間⑩：皇后閨寢（Chambre de la reine）（圖七），這裡也是另一位工作人員駐守點，為了巡視觀光客是否恣意撫摸床鋪、床簾，甚至大喇喇地躺下去，大概有一半的觀光客會想要去碰那張床吧，尤其是孩子們，人少時我們會前往輕聲告知，人多時我們可就不留情面拉開嗓門嚴肅地說「請勿觸碰」，這時碰床的觀光客馬上成為全場的焦點，尷尬無比，但總還是會遇到那種講不聽，還會跟展間人員說碰一下沒關係的外國觀光客，這時只能解釋這張床是十九世紀末古物，大家都去碰的話很快就會壞了，而且這裡到處都有攝影機連線到保全室。但這畢竟是少數，多數觀光客都是很遵守參觀禮儀的，尤其會看到法國爸媽帶著小朋友來參觀城堡，邊看邊介紹文物，還會提醒孩子不要亂碰，有時甚至是小朋友輕聲朗讀立牌上的展間介紹給爸媽聽，互相討論展間裝飾與古物，那畫面看在眼裡格外溫馨、感人，美感教育從小、從家做起。

這間被建築師杜邦設計還原為凱薩琳麥迪奇的閨房，房間的天花板、地板、煙囪上到處可見由兩個C與一個H交織的字母圖樣（圖八），就是代表凱薩琳麥迪奇與其夫婿亨利二世的名字開頭，圖樣看起來也有D，傳聞有二，一為亨利二世（Henri Deuxième）全稱的縮寫H和D，另一為其情婦黛安娜（Diane de Poitiers）的名字縮寫D，見仁見智囉！在這展間，很多觀光客都覺得皇后的床也太小了，一般人真的睡得下嗎？解說員都會做如下說明：史料多寫當時的床為客製

化，會依主人身高去丈量長度，以節約製作材料，而我們所見的這張床長度也是有190公分，一般女性是睡得下，但是國王與皇后的床在當時很常是臥榻，作為接見王子、公主或親信的場合。至於他們到底睡在哪裡呢？Patrick告訴我可能是



圖七：皇后閨寢（Chambre de la re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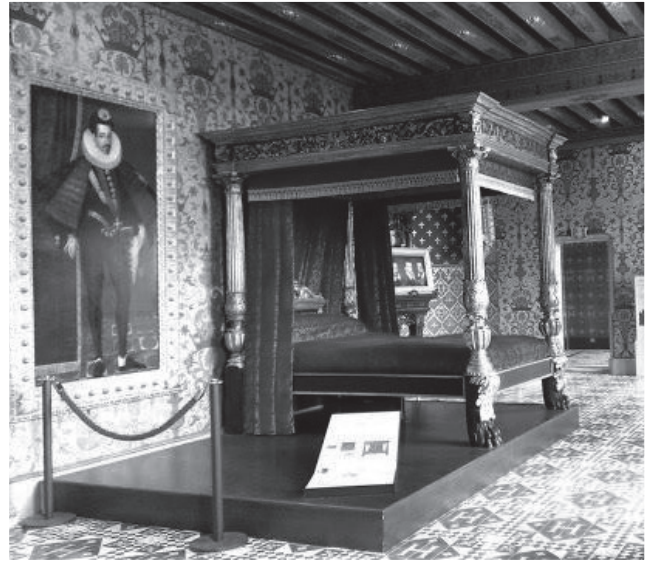
圖八：由兩個C與一個H交織的字母圖樣

城堡中較隱密的地方吧！展間中有一介紹立牌說明皇后的一天：皇后一早起床，王子、公主與親信女侍們會前來問安，接著會一起到隔壁小禮拜堂（L'oratoire，展間11）做彌撒（天主教為當時法國國教，國王與皇后都是虔誠教徒），接近中午時分會在此接見貴賓。用完午餐後，繼續接見其他選定的訪客。下午時分，皇后、公主或其他貴族女性會一起欣賞男士們的動態活動，像是騎馬或射箭，多會押注看誰獲勝。不要小看這些女性，她們自幼也是會馬術與射箭的，只是受於禮教規範，她們多做靜態活動，像是聊天、到書房（Studiolo，展間12）閱讀、吟詩、撥弦或刺繡，只要不是閒著都好，晚餐後回到皇后藝廊（展間8）參加舞會或音樂會等晚宴。看完這只能自嘲，你我皆凡人，摸摸鼻子繼續上工！欸，布盧瓦城堡沒有國王寢宮嗎？當然有，從皇后閨寢旁的迴旋梯再往上走一層樓就是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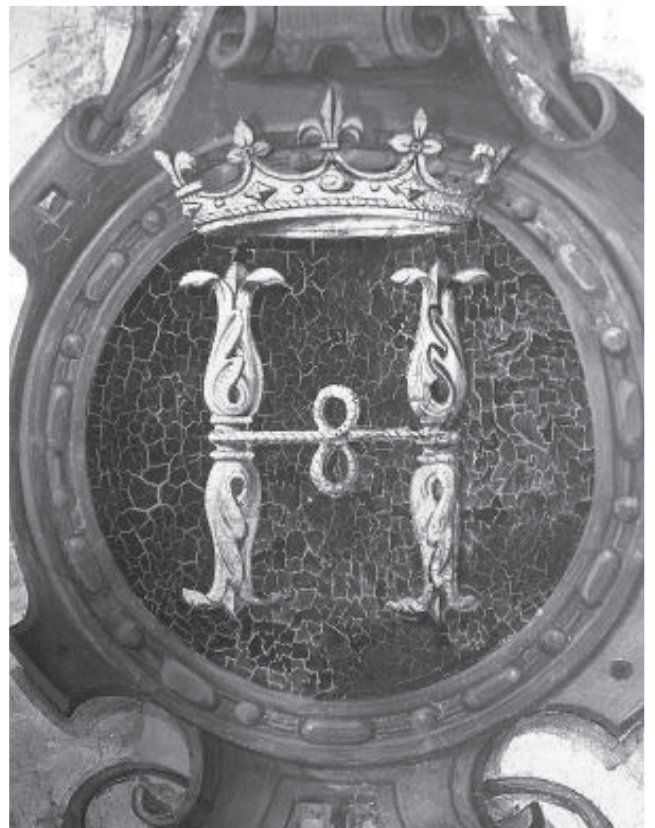
國王寢宮

從二樓皇后閨寢一旁（與國王議政廳相連）的窄小螺旋梯往上走，便可通往位於三樓的國王寢宮（chambre du roi，展間13）（圖九）。「媽媽妳看！是國王的房間耶！」（Maman, regarde! C'est la chambre du roi!）這是在這裡工作時，最常聽到法國小朋友一上樓對家人說的話。然而，很多觀光客一開始都會誤以為這裡是法蘭西斯一世或亨利二世的房間，其實都不是，這裡是亨利二世與凱薩琳麥迪奇的兒子—亨利三世（Henri III）的房間，其登基王位前為安茹公爵（duc d'Anjou）。其哥哥們，前兩任國王法蘭西斯二世（François II，只在位15個月，卒於十六歲）與查理九世（Charles IX，十歲上位，卒於二十四歲）分別因耳疾與肺結核病逝後，1574年，

亨利三世成為法國國王，其象徵字母只有H（圖十）。



圖九：國王寢宮（chambre du roi）



圖十：亨利三世其象徵字母H

亨利三世繼位後，推行一系列的制度，像是將皇室神聖化，與朝臣保持距離，連用餐都要以柵欄把自己與其他朝臣隔開，還嚴格規定了政權階級觀念，使得想要接見國王需要經過層層關卡而變得格外困難。儘管這樣的規定讓許多朝臣氣憤不已，然而這一套宮廷禮儀的發明（l'invention de l'étiquette）反而成為後來路易十四（Louis XIV）於凡爾賽宮沿用的範本。諷刺的是，亨利三世豢養了一批親信（mignons，此用法在當時沒有負面意涵），每天起床後，也只有這些親信可以到他的寢宮。或許是因為當時穿著的風格（圖十一）（原來現在流行的legging當時就有了，果真復古；還有當時的國王都有戴珍珠耳環，太美了）讓後來很多人看到他與親信相處的畫作，都會謠傳他是一位同性戀者。然而，史料記載亨



圖十一：亨利三世的穿著風格

利三世與來自洛林的皇后露易絲（Louise de Lorraine）是真愛而締結連理，不像其他的國王是政治聯姻。

駐守在此，除了接待觀光客並不時回答他們對於皇室的疑惑外，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防止觀光客恣意或躺或坐在國王的床上，或是觸摸鍍金的床架與木製櫥櫃。與二樓皇后寢宮的情況一致，巡視人員都要不時地再教育為所欲為的觀光客，遇到聽得懂法語或英語的，這問題很容易解決，但若遇到只講其他語言的人，除了出聲制止還要外加比手畫腳，若連隨行的導遊也肆無忌憚地任意觸摸，這時也只能呼叫警衛了。曾經有一次，中控室的人員從監視器看到有觀光客大喇喇坐著拍照，可能是附近沒有其他遊客，監控人員直接以廣播告知請勿觸摸，讓觀光客趕快站起，掩面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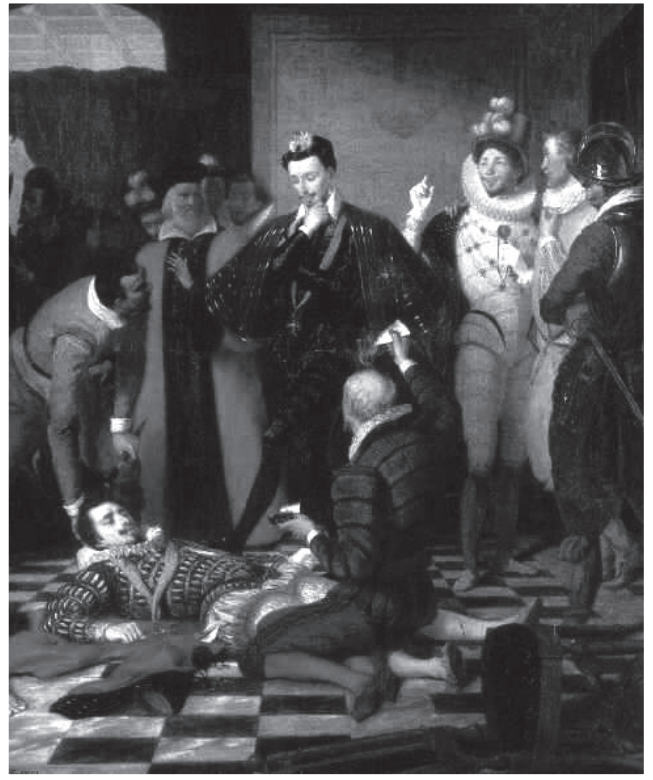
這一間房間其實是以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歷史軼聞而知名—天主教極端教義首領亨利德吉斯在此被亨利三世預謀刺殺身亡（l'assassinat du duc Henri de Guise, le 23 décembre 1588）。這就要談到在法國歷時三十六年（1562-1598）的宗教戰爭（guerres de religion），前前後後有八個系列的新舊教之爭，即天主教與新教胡格諾派的衝突（conflits entre catholiques et protestants/huguenots），直到1598年，擁護新教的亨利四世於法國中西部的南特頒發南特召令（l'édit de Nantes），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宗教戰爭才劃下句點。

大家都說這是一段流行弑君（la mode de régicide）的時代，怎麼說呢？1559年，亨利二世在巴黎一場馬術競賽中，被Gabriel公爵蓄意以長矛刺眼而亡。擁護新教的亨利三世為了消弭天主教極端教義派的勢力，放假消息邀請教派領袖亨利德吉斯到布盧瓦城堡三樓其寢宮（就是這間）協商新舊教之爭，1588年12月23日以公文信件誘

引他前往並在小房間內將他刺殺身亡（圖十二），隔日亨利德吉斯的弟弟路易卡迪南德吉斯（Louis cardinal de Guise）前往尋找哥哥，不料也一同被刺殺，兩人的屍體據說被丟入羅瓦河，此事件在當時引發人民憤懣，1589年8月，亨利三世即被天主教教士克雷蒙（Jacques Clément）刺殺身亡（圖十三）。其後繼位的遠房表弟亨利四世，儘管頒發了南特召令，也因為被誤以為要向教宗發動戰爭，而被刺殺身亡。瓦洛王朝就此終結，波旁王朝再度回來掌政。

會議廳

經過國王寢宮，後頭有兩間小展覽室，分別介紹宗教戰爭時期的武器與當時王室流行的運動—舊式網球，往後走有一露天塔台，七月後重新開放，可以眺望花園景致。往回走到國王寢宮旁邊的大展間—會議廳（salle du conseil，展間



圖十二：1588年12月23日擁護新教的亨利三世於布盧瓦城堡三樓刺殺天主教極端教義派的領袖亨利德吉斯（Assassinat du duc de Guise, 23 déc. 1588, Duprat）



圖十三：1589年8月亨利三世被天主教教士克雷蒙刺殺身亡（Assassinat d'Henri III par Jacques Clément, 2 août, 1589, Merle）

17)，這裡擺放了多幅亨利德吉斯因為新舊教之爭而被刺殺身亡的歷史軼聞畫作，展間的另一側甚至還有最早的黑白紀錄片播放，描述亨利三世預謀刺殺亨利德吉斯的故事，錄製的場景就在國王寢宮，近二十分鐘的法文紀錄片，觀光客可以舒服地坐在沙發上欣賞。曾經某日一早在此展開工作，聽聞同事之間耳語說早上會有攝影師來空拍城堡，作為宣傳照片，我還在想是怎麼空拍的時候，就從三樓看到一個升空的小型遙控紅白氣球，繫著相機，原來諸多城堡的空拍鳥瞰照片都是這樣呈現出來的（圖十四）！



圖十四：以升空的小型遙控紅白氣球，繫著相機，空拍城堡鳥瞰照片

杜邦工作藝廊

通過下一個擺放十六世紀鐘錶的小辦公室（cabinet neuf，展間18，當時因為王室的進駐，鐘錶業在布盧瓦很興盛），來到十九世紀末古蹟修復建築師杜邦工作藝廊（galerie Duban，展間19）。以深杏桃色的壁面與其他展間做區隔，這裡展示了許多當時修復所遺留下來的原始磁磚、石造柱飾與修復手稿；此外，十九世紀末攝影技術剛問世，當時記錄古蹟修復工程的攝影師拍攝了一系列城堡修復後的樣貌，可以從長廊一側桌面上的黑白攝影集回顧歷史畫面，像是十九世紀末觀光客的穿著、外科醫師協會在此開會所留的合影等等。這些文件都是觀光客容易遺漏的，更別忘了往長廊盡頭望去，那是建築師杜邦當時的辦公桌，桌上有一幅他的半身浮雕，左側有一架舊式照相機，當時就是使用這台拍攝，右側則有一木製衣帽架，古意盎然。

新文藝復興時期藝廊

法蘭西斯側翼的最後一間展間就在杜邦工作藝廊的右手邊—新文藝復興時期藝廊（salle de Neo-Renaissance，展間20）。許多觀光客可能為了趕下一個行程，以致於這個展間也是草草瞥過；然而，這裡的藝術品如果仔細端詳的話，很容易看得入迷。這裡擺放的是十九世紀以後新文藝復興時期瓷器（faïence），多為十九世紀末瓷器藝術家Ulysse Besnard（1826~1899）的作品，他是布盧瓦人，作品主題主要是文藝復興初期法國皇室的圖騰象徵與當時的用色，製作皇室瓷器的所在地為橘安（Gien）—離布盧瓦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至今製作瓷器的工作仍在運作。每每巡視到這個展間，我都會趁沒有觀光客時定睛欣

賞幾件喜歡的瓷器作品，像是畫工細緻的樂器小提琴與曼陀林，繪有貴族象徵的珠寶盒，古式的瓷器夜燈罩等等。另一側有許多皇室的雕飾家具，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一個看似儲藏櫃，實則為冰鎮葡萄酒的木製酒櫃（*rafraîchisseur à vin*），上頭還有葡萄藤飾的雕琢，這是現代酒櫃的雛形，低調的奢華，美得好想帶回家！走向三樓出口的門邊展示了三面Ulysse的瓷器作品，其中一幅主題為凱薩林麥迪奇於亨利二世過世後掌政，與外交官員開會的畫面（圖十五）。咦！這背景怎麼如此熟悉？就是二樓螺旋梯上來的那間國王議政廳啊！可從



圖十五：凱薩林麥迪奇於亨利二世過世後掌政，與外交官員開會的畫面

瓷器上繪有火蠨螋與貂的煙囪辨識出來，在這歷史古城，無論是蜿蜒石階、城堡門前，甚至瓷器上一抹畫面，都是古今歷史長廊上古人與來者的交集點！聽完皇室歷史故事，也別忘了離開前到一樓總理議政廳扮演一秒國王與皇后（圖十六）！踏出總理議政廳石階往上走至路易十二側翼的二樓，這裡還有一間主題美術館在等著您！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法國昂傑大學觀光學院，現旅居法國）



圖十六：於總理議政廳扮演一秒國王與皇后